

# 精谨细腻绘出诗情画意

——记著名工笔画家孙立业

孙智



孙立业作品

秋雨洗刷过的周口，空气格外清新。笔者近日慕名采访著名工笔画家、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孙立业，感受其工笔画艺术的魅力。

采访是在他的家里进行的。他那宽敞的客厅里，有花、有草、有金鱼，更有飘香的翰墨，显得格外温馨。

笔者面前的孙立业，朴实、稳重、端庄。采访开始前，他拿出《孙立业花鸟画作品集》《中国书画百杰——孙立业作品集》，让笔者先了解一下。翻开作品集，笔者的眼睛忽然一亮：孙立业的绘画工细精微而形神兼备、意趣盎然。所绘草虫构图新颖，工写兼备，亲切感人而又格调高雅，构图、意境、笔墨透出一派纯真、质朴的文人思致和对自然生命的挚爱情怀。

打开话题，笔者慢慢走进了孙立业的艺术世界。

1969年9月，孙立业出生于豫东平原的农村。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，农民的背景使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，而艰难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人生体悟倍感深刻。

1992年7月，孙立业在周口师范学院毕业后，被分配到焦作市一所普通学校教学。作为年轻教师的他，在认真教学的同时，为了生计到一些学校推销复习资料。这样的经历，他坚持到2003年。

孙立业酷爱艺术，钟爱绘画事业。他在姐姐孙玉霞的引导下，开始走向临学宋人小品之路，并把临学宋人小品画作为他的主攻方向，认真研究其院体风

格、雄壮风格、写实风格、诗化风格、市井风格等方面特征。他在临摹上感悟，在感悟中突破，用细腻的画笔，用心在花鸟画法与题材表现上追求突破和创意。

已过而立之年的孙立业，为了使自己的工笔画创作真正“立”起来，背起行囊，做了“北漂”，开始京华寻梦。2007年9月，他到北京中国美协协会培训中心深造一年；2008年9月，他去中央美院学习；2011年5月，他去中国工笔画院学习了3个月，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3年，并担当助教。

渐渐地，孙立业在花鸟工笔画领域摸索出了熟悉的中原风物为主要表现对象，兼以一定抒情趣味的花鸟画创作路子。他用灵巧的笔法，准确而生动的造型，丰富多彩的色彩来表现日常生活之物、表现俗世生活状态、表现美好的想像之境，实现了人生境遇与艺术探索的新突破。

在中国，诗与画一向为孪生姊妹。孙立业喜欢阅读古典文学、诗词歌赋，研究音乐、舞蹈等民间艺术，并注重把诗的意境赋予在作品中。从他的众多画作中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绿野中白羽如聚的蜻蜓、瓜田里偃伏鸣飞的鹤、秋景下须张股振的蟋蟀、池塘里鳞罗晴突的鲤鱼等等。这些乡村习见之小巧灵物，姿态活泼而充溢着一种生机盎然的趣味。从他的《天地五福》《生生不息》《天暮秋色远》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出“诗情画意”来，使人观后则有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之感。

孙立业刻画草虫微毫毕现、栩栩如生，提笔寓兴，意境深远，极具韵致、美感。儿时农村生活的滋养和村野生活，成就了他亲近自然、热爱自然的淳朴童心。他多方搜集草虫文献资料，更常深入野外，躬身草野间，体味、观察草虫之生态、生息，所绘昆虫60多种。观其笔下的草虫，能细细品味出醇厚的生活情趣，聆听到和谐的生命乐章。同时，他在技法上突破，注重质感，画出的草虫翅膀透亮，栩栩如生；在构图上突破，吸收

西方近现代草虫工笔画的构成形式，融合自己的绘画感悟，在草虫工笔画创作上独树一帜。

采访中，笔者了解到，孙立业的书法还相当好。他说，在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，书法和绘画紧密相连。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，或长或短、或词或句，可以抒发画家情怀、表达作者心声，使画面艺术境界更加完美，审美情趣更加浓郁，从而发挥绘画更好的潜移默化作用，使观者得到更多美的享受。

2010年，孙立业成为中国美协会员、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。成为国家级会员后，他依然不敢懈怠，坚持去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学习、研究中国工笔画艺术，进一步丰富、充实自己。

2013年，由于在中国工笔画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，孙立业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周口师范学院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，他坚持教书育人，认真培养艺术学子。

如今，孙立业是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画院特聘画家、周口市政协委员、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院士、北京红森尚艺画院常务副院长、周口书画院副院长、沈丘县美术家协会主席、焦作市工笔画学会副会长。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奖，多次在北京、上海、河南、山东、浙江、新疆、广东、江苏等地举办展览，多次被中国美术馆、人民大会堂以及各省、市博物馆、画廊和收藏家收藏。

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。笔者欲动身返家时，却看到孙立业的爱人王秀惠已在餐桌上把酒菜备好。见主人一再挽留，笔者便坐下与孙立业边吃边聊。

孙立业不胜酒力，小酌过后他便吐了“真言”。他告诉笔者：“有一位知名评论家说过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60岁才是青年。在艺术创作上，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少年。回顾十几年的绘画历程，我感触颇深。有失落、有坚持、有徘徊、有平静，也有欣喜。当然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。为了梦想，我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。”

正是由于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才使得孙立业在绘画艺术创作道路上走向了成功、取得了成就。立业、立业，他立的就是中国工笔画的事业。做好人、教好书、作好画、立好业，是他人生最完美的追求。<sup>②8</sup>

周口  
名人

## “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”徽章

万洪亮 杨柳



“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”彩色徽章

黄泛区，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代名词，指黄河泛滥的地区，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严重创伤。2015年5月18日，周口黄泛区农史馆建成，该馆也是周口市第六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周口市中小学实物档案教育基地。馆内系统再现了黄泛区70年来的沧桑巨变，同时也存放有各类文字资料档案和大量实物档案，无声地讲述着黄泛区农场的历史。

展厅里有一枚“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”彩色徽章特别引人关注。

1949年12月，在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河南代表许西莲（时任河南省农业厅厅长）、崔玉华（时任豫皖苏行政公署农垦学校校长）等同志关于黄泛区复兴问题的大发言后，决定组建黄泛区复兴委员会。

1950年2月，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委员会主任由当时政务院副总理、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兼任，成员有财政部长薄一波、水利部长傅作义、内务部长谢觉哉、农部部长李书城、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人。随后，农部部长李

四作业站北地。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位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彭笑千、第二位是农场四站长宋书璞、第三位是与彭笑千一同来农场的中南局工作人员。后排右起第一位是原中央黄泛区复兴局副局长、黄泛区农场第一任场长路岩岭，第二位是我，也是这张照片中唯一健在的人员，当时我是路岩岭的警卫员，其他两位是四站的工作人员。我记不清是谁了。”

“他摘下老花镜指着照片认真地说，“那时候麦收时的天气也跟现在不太一样，没这么热且昼夜温差较大，白天工作也要穿两层衣服，晚上作业还得穿棉袄、棉裤。当时的犁、耙、播等作业都有很严格的规定，每个程序都必须达标，做到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。这张是领导检查机耕作业犁地深浅度的场景。”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，蔚福田老人讲述时依然十分激动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黄泛区农史馆兼具珍存农史历史和展示农史历史的双重使命，收集整理保存了农史各类实物档案，有各类奖状、奖杯、奖章、徽章、牌匾、锦旗、公章及各种重大活动纪念品、宣传品和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。这些实物档案，不仅为黄泛区历史存档，还详实地镌刻下农史艰苦奋斗的每一步。<sup>②8</sup>



## 如今照相不再难

王天瑞

咱不说城市人照相、不说青年照相，说说农村里老人照相吧。现在，无论你想不想照相、愿不愿意照相，总得照张相片放在身份证上吧，总得照张相片放在医保卡上吧，总得照张相片放在老人生活补助表上吧……其实，现在农村老年人也不再害怕照相了、也不再躲避照相了，早已把照相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，不再像新中国刚成立那时候，不敢照相、不想照相、不愿照相，一说照相就提心吊胆、就担惊受怕，就心惊肉跳。因为，人们纷纷传说，照相吸血、照相折寿损命。一说让谁照相，就躲、就藏、就跑、就逃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黄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照过相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县里照相师傅举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牌子，下到黄村，为农民照相。可农民们不知道照相为何物，谁也不敢前来应聘。照相师傅苦口婆心地劝说半天，才有七八个人答应试试。又过了半个月，照相师傅再次来到黄村，一是给上次照相的人送相片，二是再次发动群众照相。当人们接过相片，一看底版，不由大惊失色，纷纷传说，照相吸血。因为，他们看到底版上，有白有黑、有明有暗，误认为黑处、暗处就是血痕。这样一传，再也没有人敢照相了，谁不害怕折寿损命哩！只有王豹一家人第二次照了相。于是，在很长一个时期，照相出现了两头难：一是农民们不敢照相，照相师傅下农村拉不到顾客，没活干；二是全县只有两家照相馆，位置全在县城里，农民离县城远，平时活又忙，个别想照相的农民也没有闲暇去照相。

照相，还叫摄影、拍照，就是使用照相机，将物体、景物、人物拍摄下来，进行保存。“摄影家的能力，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。”

1839年，摄影术在法国正式诞生，之后传入中国。鲁迅曾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子》中说：“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，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。”其实，在中国，不但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，老子、孟子、墨子、荀子、韩非子……都没有留下照相来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……也没有留下照相来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形象，无不是后人的幻想与创造。摄影的诞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，可以断定，很多很多当代人的照相将流芳永远。

当时，黄村人也有不信邪的，因为他们懂科学，虽然懂得不是很多，但毕竟还是懂一些，懂一些总比不懂一点强得多。王豹听王老师讲，照

